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六十二回 討局帳當場出醜 托微波名士多情

且說章秋谷拿著一張銀票向他們揚了一揚，宋子英看了更加著急，又聽得秋谷朗然說道：「論起理來，你們做了圈套到害害人，本該把你們送官究治；但是你們都是窮苦出身，總算出於無奈，我也不來和你們做這個冤家。不過我替你們想起來，你們年紀正輕，人品也還漂亮，不是那巴結不出的人；那一樣事兒不好去做，卻要做這樣倒脫靴、翻天印的事情？將來總有一天被人看破，送到當官，從此犯了案情，沒有出頭之日，何苦把父母的遺體這般糟蹋？難道你們除了這行生意，就沒有別的事情好做麼？」秋谷說到此際，聲音倒反和平了些。宋子英等聽了秋谷這幾句心平氣和的說話，不由得也有些良心發現起來，又聽得章秋谷好好的向他們說道：「現在我也不來難為你們，只要你們把自己的來蹤去跡，以及受了何人的指使，一一說得分明，從此洗心革面，大家痛改前非，切不可再做這行生意，我便把你們當場釋放，免了你們這天下第一號的官司。若再是這般不肯認差，那時莫怪我送官究治。到了公堂之上，憑你人心似鐵，當不起官法如爐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依然還要供招，可有什麼趣味？」

宋子英聽了，曉得秋谷的話雖然霸道些兒，卻是實在不錯，待要直說出來，又實在覺得面上慚愧，回過頭來看蕭、汪二人時，也是面上一紅一白，那個樣子甚是為難。宋子英明知今天這個局面是抵賴不來的了，左思右想，跑是跑不了，打又打他不過，只得要從實供招，紅著臉支吾半晌，說出一句話來道：「這件事兒，與我們這在座的三人全然無涉。」說到這裡，又半吞半吐的不肯直說出來。偏偏的這個當兒，宋子英的舌頭也不聽他的呼喚起來，期期艾艾的說了一句，倒縮住了半句。

章秋谷不懂得他的說話，焦躁起來，便向陸仲文說道：「他們既是不肯說明，我們也說不得了。我在這邊船上守著他們，你趕緊上岸，到閩門去拜總巡，叫他派幾個人來，把他們帶去看押，再移縣問他們的案情。好在這個事情是一面的官司，就是無人送辦，也是他們巡察的責成。一定沒有不准的。」陸仲文起初不知底細，真把宋子英當作好人，此刻被秋谷當場說破機關，他心上方才明白，由不得就恨起這班人來。聽了秋谷的說話，答應一聲，當真便要上去。

宋子英急了，心想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好直說出來，作個脫身之計罷了，便一一的向著秋谷、仲文從頭細說：如何想了主意，本來只想去哄騙仲文；如何章秋谷到了蘇州，被王雲生的手下看見，他為了上海的事情結下了仇恨，要想個法子報仇；如何自己串同了蕭、汪二人，要想把秋谷和仲文一齊打下水去，從頭至尾一字不遺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章秋谷恍然聲道：「原來又是王雲生這個奴才。」陸仲文不曉得這件事情，急問：「王雲生是誰，和你有何嫌隙？」章秋谷約略把夏間的事情說了幾句。陸仲文方才明白，卻咬牙恨道：「原來他們是來算計我的，我還把他們當著好人。不虧你提醒了我，幾乎上了他們的大當。」秋谷道：「如今也不必說了，他們既然認罪服輸，我們又沒有輸什麼錢，讓他們走了罷。」宋子英等三人聽了，好像逢了郊天大赦一般，免不得謝了秋谷一聲，穿好了衣裳就要上岸。秋谷又叫住他們道：「你把方才贏我們的鈔票，仍舊彼此掉換，我也把銀票還你。」說著，便把一真一假兩張銀票取了出來給還了他們，仍把自己鈔票收回。

正在掉換，忽見房艙內走出三個信人。原來就是宋子英等叫來的局王黛玉、陸韻仙和金寶珠。他們一班信人坐在後艙，把前艙的說話聽得明明白白，曉得宋子英等三人是個倒脫靴的賭棍，王黛玉等就吃了一驚，想著自家的局帳恐怕有些不妥，又聽得秋谷要釋放他們上岸，更加著急，一齊擁了出來，每人拉住一個不放。只聽得王黛玉先開口道：「宋大少，倪一逕當耐是個好客人，局帳洋錢撥耐欠仔幾化，故歇勿殼張耐是實梗樣式。唔篤賭銅錢勿賭銅錢，生來勿關倪事，倪也勿好來管唔篤格事體；不過倪搭格局帳洋錢，阿好請耐開銷脫仔，省得倪叫人到棧房裡來哉。」

陸韻仙和金寶珠也是一般說法。宋子英滿面通紅，勉強說道：「現在又不是年，又不是節，收什麼局帳！況且我又不是不來，停回到你院中再說。」王黛玉冷笑道：「宋大少，勿是倪來裡說望門閒話。倪堂子裡向名氣要緊，耐宋大少阿好去照應仔別人罷，倪格局帳洋錢末，請耐開銷脫仔，勿要晏歇點弄得大家難為情。」宋子英被他逼住了，開不出口來，待要發作，又怕章秋谷要幫著他們，待要賭氣照數給他，又捨不得這許多的錢。正在遲疑不決，果然秋谷開口問王黛玉道：「他一共欠你多少局帳？」王黛玉急應道：「說起來是也無啥希奇，一塌刮仔勿到一百洋錢格事體。」

秋谷聽了道：「這也不多。」又問金寶珠和陸韻仙時，每處不到五□塊錢，合來也只有二百塊錢上下，秋谷便向宋子英道：「一共二百塊不到，你們料想也還拿得出來。他們堂子裡頭吃虧不起，你拿一百六□塊錢出來，待我和你們分派。」宋子英聽了雖然心痛，卻是不敢不依。只得湊了一卷鈔票出來，交與秋谷。秋谷接過，點了一點，分作三注，向王黛玉道：「你的局帳拿了八□塊錢，他們兩個合分八□，所差已是不多，也不必計較了。」王黛玉接了鈔票，甚是感激，一同謝了又謝，方才放了宋子英等三人，回身坐下。宋子英滿面羞慚，滿心懊恨，同著蕭靜園、汪慕蘇兩個抱頭鼠竄的上岸去了。這裡船上的章秋谷同陸仲文叫船戶把船回到閩門，分頭登岸。

章秋谷倒貼了一天的船錢，又在蘇州等了兩天，貢春樹已經來了。秋谷因他來得遲了，不免埋怨他一番，立刻收拾行李，發上上海輪船。章秋谷又到金媛媛處把局帳開銷清楚，辭別了陸仲文和方小松。金媛媛卻一直送到船上，囑付了無數的話兒，無非是要叫他來就來的意思，直至將要開船，小火輪的氣筒嗚嗚的連放了幾遍，方才上去。正是：

未免有情，芳草天涯之路；誰能遣此，銷魂南浦之歌。

只說章秋谷和貢春樹上了輪船，在船上沒有什麼消遣，把宋子英這件倒脫靴的公案細細的講給貢春樹聽。春樹撫掌稱快，又道：「我正在疑惑，怎麼不見宋子英，因為你匆匆促促的上船，沒有工夫問你。原來我走了不多幾日，出了這樣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那王雲生吃了你兩場虧苦，冤家結得更深了一層，以後倒要防備他些才是。」

秋谷道：「這樣酒囊飯桶的奴才，難道我章秋谷怕了他麼？」春樹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蜂蟻有毒，那裡防得盡許多？總是小心的為妙。」秋谷方點頭稱是。

過了一夜，不到七點鐘，輪船已到碼頭。秋谷起身上岸，便拉了貢春樹同住吉升棧，春樹自然應允。秋谷到得棧房，當差的接著，開了房間。秋谷進房坐下，恰好對面有個客人走了，空了一間祿字官房，秋谷便叫茶房把春樹的行李搬到對房安放。坐不多一會，當差的送上一搭名片來，還有幾封別處寄來的信，秋谷一一看過。

當差又送上幾張信人名片，秋谷看時，見也有陳文仙的，也有張書玉、陸晚香的，惟有林黛玉的名片最多，竟有七八張光景。秋谷詫異起來，問當差的：「怎麼林黛玉的名片有這許多？」當差的回道：「這林黛玉自己來過兩次，又天天叫人到棧內來打聽少爺幾時回來，說有要緊的事情要和少爺商議。再三再四的吩咐家人，少爺一到上海，立刻要請少爺過去。也不曉得有什麼事情。」秋谷聽了甚是疑惑。暗想：「黛玉有什麼要緊的事情要和我商議？少停且去看他一趟就曉得了。」

章秋谷離了上海已有□幾天，少不得要出去拜拜客人，會會朋友，料理些未了的事情。又到辛修甫、王小屏等各處去了一轉，倒整整的忙了一天。辛修甫見秋谷回來，心中大喜，急急的問他辦的事情怎樣？秋谷也不隱瞞，細細的向修甫說了一遍，修甫不勝歎服。當夜修甫請他在一品香晚膳，又請了小屏、春樹作陪，賓主只有四人，小屏問修甫可要叫局，修甫笑道：「今天他們兩位初到上海，自然要把他們的相好叫來，一則好讓我們看看他們的情景，二則他們一日三秋，也好敘敘這□來天的闊別。」這幾句，說得三人都笑了。當下修甫寫了局票，叫侍者發了出去，不消說各人是叫的老相好了。發了局票，各人又點了一張菜單，交與侍者，隨意閒談。

秋谷正把蘇州的事在那裡告訴王小屏，不想第一道菜還沒有上來，叫的局陳文仙已經來了，扶在娘姨的肩上款步進來。先向修甫等打了一個招呼，慢慢的回身坐下，方才似嗔似喜、含怨含顰的叫了一聲「二少」，隨接下去說道：「耐倒好格，阿記得動身格

辰光搭倪說一禮拜就轉來，故歇耐算算看去仔幾日，只怕三格禮拜要來快哉，倪末倒牽記煞耐。」秋谷聽了，且不回答，抬起頭來細細的打量他。見他穿一身白紗衫褲，頭上只帶著一排茉莉花條，趁著那楊柳纖腰，梨花白面，趁顯得柔情似水，媚態如春。那頭上的花香夾著些脂香粉氣，一陣陣的透人鼻觀中間，秋谷看得口分暢滿。

看了一回，方向陳文仙道：「我到蘇州去原為一件要緊事情，前幾天事情沒有辦好，所以不得回來，並不是有心耽擱。」陳文仙不肯相信，把嘴一披道：「倪勿相信，耐有啥格要緊事體，倒說撥倪聽聽看。」秋谷因剛才和小屏說話，還未講完，被陳文仙進來打斷，王小屏又急於要聽，秋谷便從頭至尾把搭救程小姐的事情，看破宋子英的騙局，又一一說了一遍。王小屏也甚是佩服，不免稱頌了一番。陳文仙卻聽得呆呆的，想了一會，好似想什麼心事一般，回身把秋谷一推道：「耐格人末……」說了這一句，頓然閉了口說不下去，面上早紅起來。秋谷聽了他說了半句便不說了，摸不著他是說什麼話兒，連忙問道：「我便怎麼樣，為什麼不說下去？」

陳文仙飛了秋谷一眼，默然主語，那兩邊頰上紅得就如雨後桃花，嬌妍可愛。秋谷見了愈加疑惑，再三追問，文仙只是說不出來。修甫等看著陳文仙的神情，不覺哈哈大笑。陳文仙被他們笑得愈加不好意思，只得又向章秋谷說道：「耐替別人家趕事體，倒起勁煞。」說了又頓住不言，索性低下頭去。紅上春風之面，笑暈梨渦；羞融卻月之眉，春添媚膩。秋谷到此，方覺心中明白，就是辛修甫等也猜著了幾分。

正待要大家追問，只見金小寶笑盈盈的走了進來，先叫了秋谷一聲，不等坐下，就向貢春樹笑道：「阿唷！我道仔耐勿來格哉，今朝啥格好風吹仔耐轉來，耐倒直頭有良心格。」春樹笑道：「我本來早想回來，無奈有些事體不得脫身。」金小寶不待說完，便問：「耐勒浪蘇州有啥格事體？」春樹笑而不答，小寶再三追問，王小屏聽得不耐煩，正待說時，貢春樹急使個眼風，王小屏便頓口不說。金小寶咕嚕道：「倪勿來，耐阿搭倪說？」春樹笑道，附在小寶肩上悄悄的說了幾句，金小寶方才罷了。章秋谷也和陳文仙咬著耳朵講了半天，不知說些什麼。辛修甫在旁看著，只是微笑，向王小屏道：「你看他們的形狀要好非常。我們雖在花叢閱歷多年，那裡趕得上他的資格？」正是：

前度劉郎，重訪天台之路；巫山神女，空為朝暮之云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